

主编 / 指文号角工作室 中国海军史研究会

编译 / 孙晓翔

关注海域局势 · 了解海战历史 · 传承海洋文化

MOOK
004
1603

海战事典

← 回忆日德兰 →

纪念日德兰海战100周年

基尔和日德兰 【德】乔治·冯·哈瑟（中校）著

斯卡格拉克战役 【德】莱因哈德·舍尔（上将）著

日德兰海战 【英】约翰·杰利科（上将）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主编 / 指文号角工作室 中国海军史研究会 编译 / 孙晓翔
著 / [德]乔治·冯·哈瑟 [德]莱因哈德·舍尔 [英]约翰·杰利科

海战事典

MOOK
▶ 004

← 回忆日德兰 →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WENSHI CHUBANSHE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战事典. 004, 回忆日德兰 / 孙晓翔编译.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72-3179-1

I. ①海… II. ①孙… III. ①海战 - 战争史 - 世界 - 通俗读物 IV. ①E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8966号

HAIZHAN SHIDIAN HUIYI RIDELAN

海战事典 004：回忆日德兰

原著 / 【德】乔治·冯·哈瑟 【德】莱因哈德·舍尔 【英】约翰·杰利科
编译 / 孙晓翔

责任编辑 / 吴枫 特约编辑 / 冉智超

装帧设计 / 周杰

策划制作 / 指文图书 出版发行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 130021

电话 / 0431-86037503 传真 / 0431-86037589

印刷 / 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 13 字数 / 204 千

书号 / 978-7-5472-3179-1

定价 / 39.80 元

1	译序
4	基尔和日德兰 乔治·冯·哈瑟
84	斯卡格拉克战役 莱因哈德·舍尔
124	日德兰海战 约翰·杰利科
186	译后记

译序

人类以海洋为舞台的战争已经绵延数千年。如果以海战的技术方式作为标准，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代。而每个时代都会推出自己的英雄和典范。例如，萨拉米斯海战标志着古典时代海上战争的巅峰。在这个时代，海战以舰船为基本战斗单位，以撞击作为主要交战手段。雅典海军正是借此粉碎了波斯帝国的野心。但是随后，罗马人改变了游戏规则。他们利用“乌鸦”吊桥装置，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步兵优势，从而将海战变成了海洋上的步兵肉搏战。凭借此种技术改进，罗马人消灭了宿敌迦太基人。但是直至一千多年之后，西班牙人才在爱琴海上的雷班托岛附近，将此种作战方式推向顶峰。在此之后，技术发展再次峰回路转。随着火药和大炮的普及，水兵手中的轻兵器迅速贬值。海战再次回归到以舰船为基本单位的模式。只不过这一次，古老的撞击战术被新兴的火炮所取代。海战变成了舰船之间以高度机动性为基础，以火炮为主要攻击手段的搏杀。正是凭借此种技术革新，伊丽莎白女王的御前海盗德雷克，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雷班托的余晖终于在英吉利海峡落幕。英格兰一跃成为世界海洋的主人。此后三百年间，人类的经济、技术水准都大为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出现，使得战舰从依赖风力驱动木头，变成了依靠蒸汽驱动的钢铁。但是依靠大舰巨炮决胜负的海战模式，仍然一如既往，终于在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达到了顶点。

日德兰海战堪称人类海战史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海战，都体现为军舰与军舰之间，士兵与士兵之间的正面对抗。除了拜占庭舰队利用希腊火暗算阿拉伯舰队以外，人类的海战史总是充斥着一种壮烈与荣耀的气氛。交战双方就像古典时代的贵族武士，带着荣誉走向战场，直面对手，一决胜负。然而在日德兰的战场上，海军航空兵第一次参与到大规模的舰队对抗行动中来，从而预示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海战将从军舰与军舰之间的对抗，演变为海洋上的空中战争和空地较量。身形渺小的飞机，取代了海面上的庞然大物，占据了战争舞台的中心，犹如手持弹弓的大卫打败了巨人哥利亚。日德兰海战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它是传统海战时代的一场盛大葬礼，同时也是一个全新海战时代的接生婆。

百年来，围绕日德兰海战的书籍早已汗牛充栋。而本书的特点在于，从两个层面来呈现这场战役。

首先，通过《基尔和日德兰》展现这场战役的战术层面。作者哈瑟中校是德国海军中的炮术专家。他以战列巡洋舰德弗林格号第一枪炮官的身份，参与了斯卡格拉克战役（德国人对于日德兰海战的称谓）。其回忆录的价值在于，从一名身处一线的官兵的视角，观察了战役的全过程。这不仅有利于读者从德国人的视角审视这场海战，更重要的是，它呈现了无畏舰时代海战的技术细节。这些技术细节对于加深对海战的认识和理解，至关重要。

其次，是通过交战双方的两位舰队总司令的回忆录中关于日德兰海战的内容，展现这场战役的战略层面。这两位亲历者，从他们各自的视角，叙述了他们在这场战役中的经历。相信读者在自行比对他们双方的叙述之后，能够对这场战役形成一个较为全面且相对公正的印象。

平心而论，迄今为止所出版的关于日德兰海战的书籍和文章中，堪称优秀者绝不在少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档案的解密，再加上其他各类的资料，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完全有能力调用成吨的文献档案，来还原这场海战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的每一个细节。在此基础上所撰写出来的著作，要比那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更加全面和准确。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录已经因此失去价值了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究竟在哪里。

在以往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世界各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明，曾不约而同地将历史视为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所要表现的，与其说是绝对真实而客观的存在，不如说是为了让社会精英从这种艺术中获取有益的经验教益。没有人会把吟唱着特洛伊故事的荷马视为历史学家。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从他的故事里获得启发。数千年后，远在东方的司马光，更是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撰写历史的目的：鉴古知今，资于治世。也就是说，阅读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些已经逝去的，而是为了当下仍然存在的。

然而自 19 世纪以来，将历史作为艺术的古老传统逐渐消亡。以至于今天，人们将历史学等同于物理学这样的针对绝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希望从中找到类似于牛顿力学定律那样的绝对正确且永恒不变的真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历史学正在演变成考古学和考据学。

只要收集到足够数量的史料，人们不难通过堆砌这些史料，来还原某个历史事件的所有细节。但是这样的细致描述，只会受到学院里的专职学者和学院外的少数珍玩爱好者的青睐，而对于千千万万喜欢阅读历史的普通人，却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正如一个人，无论他多么细致地研究一个乾隆朝的景泰蓝花瓶，也不可能对那个历史时期有一个整体印象。相反，一个人只需大略阅读几遍《红楼梦》，就能对曹雪芹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有一个大体直观的认知。

阅读历史的目的，在于增进读者对于世界和人性的了解，而不是仅就某个事件本身做无穷无尽的细节考证。前者是历史研究的真谛所在，要求把握整体，认知精髓；而后者只是技术性的考古工作，总是孜孜以求于细枝末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的价值才得以凸显出来。因为这些文本反映了当事人在面对那个历史关头时，所表现出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模式。他们的成败功过皆由此引出。对于其中的因果关系的探究与评价，正是后人可以借鉴和学习之处。当然，

基于种种个人利益的考虑，亲历者在撰写回忆录时往往也会有意无意地扭曲事实，以便涂抹和洗刷自己。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歪曲之辞，也有其价值所在。因为鉴别这些虚假信息本身，就能帮助读者从反面了解历史的真相，以及当事人的心态。

另一方面，坐在书斋里的历史学家们只能用廉价的后见之明来还原历史。这虽然有助于解释最终结果，却无助于真正把握其中的过程。所以他们的叙述尽管经常细致入微，但在总体上显得隔靴搔痒。这绝非个人智力不足所致，而是基于一条古老的经验法则：旁观者的后见之明不能代替当事人的亲身体验。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才需要将这些百年前的回忆录翻译出版。坦率地说，百年前的这三位作者，在他们落笔著述之际，他们心目中的读者也仅限于他们所熟悉的那个欧美世界，特别是同时期各国海军界的同仁。他们肯定从未考虑过，有朝一日，他们的著作会在遥远的东方世界面世，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的读者。而且，当时人们的文风言辞与今天也颇有差异。这些因素使得整个翻译过程中经历了诸多困难。然而无论如何，还是本着尽可能忠实原著的原则，将它们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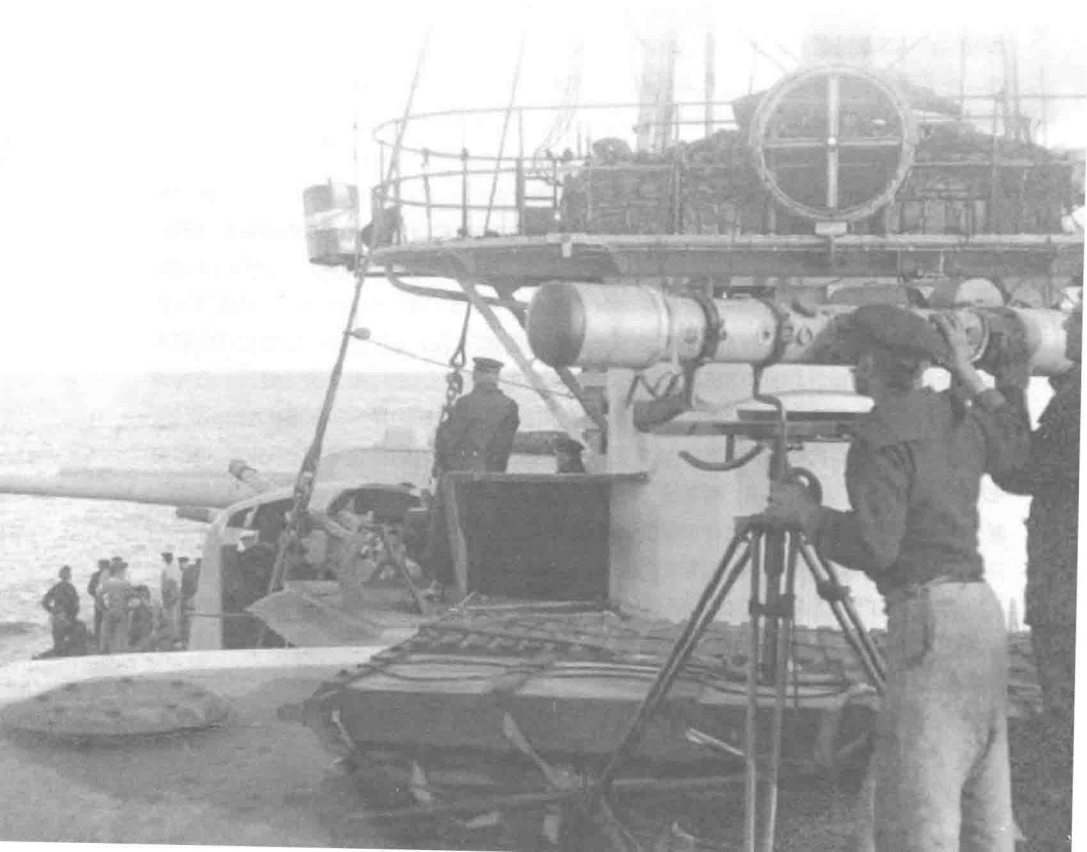
由于这些回忆录由英德双方人员撰写，而他们对于某些基本概念的认知差异，使得三篇译文在一些细节上有明显的不一致之处。首先，德国海军采用的是中欧夏令时，而英国海军采用的是格林尼治时间，所以德国人的时间记录要比英国人快两个小时。其次，双方采用的距离单位不同。英国舰队司令杰利科习惯于英国人的长度单位码（yard）和英里（mile）。而德国人是公制单位的拥护者，使用米（metre）和海里（nautical mile）。第三，对于自己所指挥的完全以战列舰为核心的舰队，杰利科习惯于将其称为战列舰队（battle fleet），而舍尔则将其称为主力舰队（main fleet）。此外，双方军事条令中的某些术语也不一致。一战时期的德国海军，并未正式采纳“驱逐舰”这个概念。所有小型的以鱼雷为主战兵器的舰艇被统称为鱼雷艇。而按照英国海军的标准，这些舰艇就是驱逐舰。杰利科也是如此称呼它们的。而舍尔则坚持称它们是鱼雷艇。需要强调的是，两篇德国人的回忆录，都是根据现有的英文版翻译而来。其中已经夹杂着某些英国人的称为习惯。例如，哈瑟中校的回忆录中，已经采用了“驱逐舰”的称谓；而舍尔将军的回忆录中，则出现了“英里”的单位。基于遵照原文的精神，这些都被如实翻译。

本书所选取的三篇回忆录，均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然而近百年来却无缘于国人。由于哈瑟中校的回忆录篇幅相对较短，这次得以将其完整译出。这是此书首次以完整译本的形式面对中国读者。至于舍尔和杰利科的回忆录，由于其篇幅较长，当前只能满足于节选其中的片段，而暂时尚无法提供完整译本。这个遗憾恐怕只能留待将来弥补。

基尔和日德兰

乔治·冯·哈瑟^①

① 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乔治·冯·哈瑟中校以战列巡洋舰德弗林格号上的第一枪炮官的身份参加了日德兰大海战（德国人称其为斯卡格拉克战役）。他的回忆录不仅揭示了德国人视角中的战役过程，同时也为我们真实展现了无畏舰时代的海上战斗的情景。



前言

我们德国人正面临着残酷的命运。外国列强强迫我们为他们工作。而年轻一代将不得不在这样一个遭受着奴役的国家里成长。我们将看到，盎格鲁—萨克逊人是何等地蔑视我们。甚至像法国和意大利这样——无论在精神、道德和物质领域落后于我们——的国家，也在鼓起他们的勇气，把德国人民视为粗鲁的野蛮人，并认为我们正遭受着罪有应得的惩罚。

我坚信，德国的年轻一代，将不会让这些现象遮蔽住自己的眼睛，以至于看不到事实的真相。勇敢的德国人民——无论老幼——必将看到，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衰败和屈辱的时刻，我们的民族也不会丧失它的内在气质。我们老一辈的责任就在于，帮助年轻人，传授给他们经验，在斗争的道路上给予他们帮助。这其中自然包括，铭记德国人民引以为自豪的历史，追忆那些英雄岁月和事迹。正是这些光辉历史，塑造了这个勇士的国度。

我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为祖国服务了 22 年。这段生涯给了我两种职业经历，即作为一名德国军官的经历和作为一名水手的经历。今天，在国家经历了革命和覆亡之后，这两种职业生涯对我而言，都已宣告终结。回首往昔，我对我的职业生涯深怀感激。我曾经与许多优秀的伙伴们共同生活和工作。他们都是民族的脊梁。无论和平还是战争，他们都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和才智奉献给自己的祖国。我尤其感到，与这样一群人在一起，总是令我感到自豪。那种无论是作为一名德国人还是作为一名水手的自豪。

之所以要回顾我往日的职业生涯，是希望借此让年轻一辈也能体会到这种对祖国的自豪感。我们老一辈人就是在这种自豪感之下长大，并为它拿起宝剑，与祖国的敌人战斗。在长达四年的战争中，我们的祖国绝不比任何其他国家差。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因为遭到背叛，才导致最终的崩溃。

在我这本单薄的书里，我将叙述英德两国之间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相遇。

第一次是在战争爆发之前。这次会面充分反映了英德两国当时的融洽关系。而英国如今已成为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那是 1914 年 6 月萨拉热窝事件爆发期间，由乔治·沃伦德中将指挥的一支英国舰队造访基尔港。我被任命为沃伦德中将的副官，随同英国大使和其

他一些宾客，居住在英国舰队的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上。

7月初，当英国舰队离开后，我立即将这段经历以及期间所获得的印象，全部完整地记录下来。这多亏了我有每日记日记的良好习惯。

第二次历史性的遭遇，就是我们所称的斯卡格拉克战役。作为战列巡洋舰德弗林格号的第一枪炮官，我有幸全程参与了这场战役，并且在摧毁两艘英国战列巡洋舰的战斗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参战者能够在免于审查的情况下，给出对于此次战役的绝对公正的描述。所以我将竭尽全力，基于我个人的观察与经验，力求站在不偏不倚的角度，描述这场战役的整个过程。

但是在我开始讲述这两次历史性遭遇之前，我感到有必要在此提及一个事件。因为这个事件充分反映出，尽管当前的英德两国之间充满了嫉妒与竞争，但是在战前，真正的英国绅士们，总是将德国人视为平等的一员和一个有着亲缘关系的民族。

那是在1913年6月。

在阿尔巴尼亚海岸外停泊着各国战舰。德国巡洋舰布雷斯劳号的舰长，邀请其他国家的指挥官们，一同进餐。席间，英国海军上将就坐在德国舰长身旁。环绕在他们周围的有意大利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土耳其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举杯祝酒之辞此起彼伏。政治则成为人们聊天的中心话题。英国的将军和德国的舰长，先是默不作声地观察着桌边的这些人，然后彼此交换他们对于各国人士的观感。

突然间，英国将军举起酒杯，直视着德国舰长的蓝眼睛。当两个酒杯碰撞之际，将军对舰长俯耳道：“我们是两个白人国家。”他们彼此凝视对方，都感到了同样的血脉，两个同样优秀的民族。

这是战前所有德国人和所有英国人的共同感受。

但是现在又如何呢？英国人及其盟友竟敢把我们视为野蛮的匈奴人。一个曾经称赞我们是优秀民族的民族，现在竟然将我们贬斥到了文化层面的最低等级。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曾经为了我们的自由与权利、生存与温饱，进行了前无古人的艰苦斗争。

德国人啊！德国的年轻人啊！不要让这些愚蠢和厚颜无耻伤害到你。让

我们通过我们每日的言行，告诉我们到敌人，我们并不比任何民族低劣。让我们竭尽所能告诉世界，我们在战争中表现出的侠义，并不比我们的敌人更少。而正是他们，用残忍的手段，迫使我们接受这样的污名。

→ 基尔周 ←

1914年5月22日，《泰晤士报》刊载了如下则消息：

“海军部发表声明，4个战列舰和巡洋舰中队将于下个月巡航波罗的海。期间，它们将访问当地所有重要港口，包括基尔、喀良施塔德、哥本哈根、克里斯钦、和斯德哥尔摩。这些访问活动与以往皇家海军对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的港口访问活动相类似。目前，奥地利舰队正在访问马耳他。去年夏天，一支俄国舰队访问了波特兰。而一支法国舰队也将在下个月访问波特兰。”

“对波罗的海各港口的访问活动，已经由相关各国政府安排妥当。这些访问活动并没有特殊的政治色彩和国际意义，只是希望借此机会增进友谊。对波罗的海的巡航受到了官兵们的普遍欢迎。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机会从平时的繁重训练活动中解脱出来，并有机会增长见识。上一次英国舰队在波罗的海的巡航是在1912年夏天。当时，第2巡洋舰中队访问了克里斯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雷维尔和利耶帕亚。”

接下来是海军部的声明，即在这次巡航活动结束后的舰队的下一步动向：

“由一名海军中将率领的第2战列舰中队：英王乔治五世号、阿贾克斯号、大胆号和百夫长号。由一名海军准将率领的第1轻型巡洋舰中队：南安普顿号、伯明翰号和诺丁汉号。他们将于6月23日至30日访问基尔港。”

英国舰队即将来访的消息，令德国人和整个世界为之振奋。许多人视其为缓和当前政治形势的重要举措。但也有些人将此视为不可避免的冲突到来之前的最后一次试探之举。由于英国舰队即将到来，德国新闻界很快就忙碌起来。而海军也开始就相关的招待工作做准备。

皇帝陛下下令，为两位到访的英国舰队指挥官配备两名德国副官。早在5月初，我就听闻，自己已成为此项任务的候选人。6月初，相关的正式命令下达。

我被任命为乔治·沃伦德中将的副官。而凯尔哈恩上尉被任命为古德诺夫准将的副官。

我曾在英国居住了很长时间。加上我在海外其余地方的活动经历——其中特别是在远东服役时的经历，我总是与英国人保持着友好关系。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英国海军军官，总是与我特别投缘。我与这些英国人有过长时间的愉快交谈。所以当我听到这项新的任命时，那的确令人颇为愉快和期待。

6月23日，星期二，早上，我与英国驻柏林海军武官亨德森上校一起，登上了一艘摩托艇。随同我们上艇的还有一位领航员。他负责为准备进港的英国军舰导航。我们的摩托艇向基尔港外10英里处的一艘灯塔船驶去，预计在那里与英国舰队汇合。这是个烟雨蒙蒙的日子。海面上刮起一阵轻风。在灯塔船附近，我们首先与另外6艘摩托艇汇合。每艘艇上都搭载着一名领航员，负责引导所有7艘英国军舰进港。当这支小小的舰队刚刚集合完毕，北方的海面上飘来的两排烟雾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英国舰队正以双纵队队形向我们驶来。我们很快就辨认出，走在前面且靠左行驶的纵队由4艘战列舰组成。位置靠后且位于右手边行驶的是由3艘巡洋舰组成的纵队。从我目前所处的接近海平面的角度望去，这些英国战列舰真是令人印象深刻。黑色的浓烟从灰黑色的船体上的烟囱里喷出，以至于两种颜色非常接近。现在，我们的摩托艇正逐渐靠近这些巨舰。

英国舰队旗舰的桅杆上，飘扬着沃伦德中将的旗帜。当我们靠近后，桅杆上又升起了信号旗，命令各舰停止前进，引擎倒转。等到这些船只全部停稳后，7艘摩托艇几乎同时靠上了7艘军舰的船舷。我们靠上了英王乔治五世号的右舷，沿着舷梯登上甲板。该舰的大副高迪尔中校前来迎接我们，并把我們领到沃伦德中将那里。他正和他们的参谋人员待在高耸的舰桥上。在那里，亨德森上校将我和领航员引荐给将军。我以公海舰队司令官和波罗的海军区司令官的名义，欢迎他的到来。同时我还告知这位将军，在他访问基尔的这段时间里，我被任命为他的副官。沃伦德中将随即表达了他的谢意和感激。他立即向我引荐他的参谋人员，包括参谋长布拉德上校、参谋军官斯陶福德中校和参谋军官巴克斯通上尉。

沃伦德中将仪表堂堂，胡须整洁。一副贵族派头的脸上，有着一双蓝眼睛。

他年约五十。头发稍显灰白，为人和蔼，且仍保持着年轻人的活力。在这次访问活动结束后，我奉命立即起草一份官方报告。其中记录了我对沃伦德中将及其手下参谋人员的观察印象：

乔治·沃伦德中将是一位真正的英国俊杰。为人冷静而果断。由于其个人性格魅力和善于体贴下属，因而在部下中广受爱戴。

当我们驶入港口时，我对其行为处事方式极为惊讶。短促的命令总是伴随着短促的回答。英语似乎特别适合于这种任务。没有任何多余的言辞，但却显示出高度的专业性，俨然就是一位老水兵。将军的听力似乎不太好，但是他的参谋人员都与其配合默契，以至于即便是他们的轻微言辞，也能被将军准确理解。但与其他人交流时，将军就会感到吃力。

当我与沃伦德将军共事时，他特别关心德国海军的诸多状况，包括官兵的生活条件、服役状况以及精神士气等等。此外，他也对我们的无线电和引擎表现出浓厚兴趣，潜艇引擎尤其受到关注。他和他的参谋人员都很自然地习惯于把德国海军与英国海军做对比。将军极为健谈。但是尽管他认识许多德国人，但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从不说德语。应他的要求，我将每日德国报纸上关于英国舰队访问的新闻报道，翻译之后呈送给他过目。

体育方面，据说将军非常擅长网球和高尔夫球运动。

当谈及我们的皇帝陛下和亨利王子时，他总是满怀敬意。当时陛下和王子正在为将军夫妇筹办招待会。当这个消息传到将军的耳朵里时，他不胜欣喜。将军总是对所有德国军官都表现得彬彬有礼。对我个人，他总是显示出和蔼和细心。他经常提起，他和古德诺夫准将对于我们配备给他们的德国副官，都深表感激。对于我的表现，他也感到满意。

简而言之，我对沃伦德中将的印象如下：一名深受部下爱戴的杰出人物；聪明且兴趣广泛；拥有年轻人的警觉性。

至于沃伦德将军的参谋长布拉德上校，总是一天到晚忙碌，处理舰队内部的各项事宜。他看上去有些疲倦，但却是一名聪明且精力充沛的军官。

斯陶福德中校是一名炮术军官。头脑聪明，为人坦率，且富有热忱。他对德国人的习俗，以及家庭生活方式，抱有特别的体恤之情。

此外还有舰队主计官海尔威特。他的能力足以胜任此项工作。其工作职

责类似于我们德国舰队中的秘书岗位。

6月23日上午9点，我们驶入基尔湾。这样的航行对我绝非陌生。但是此刻我站在一艘英国战列舰的舰桥上。这的确令我兴奋。在海湾入口处，我们曾驶入一片暴风雨中，但为时很短。当我们看到基尔港时，已是阳光灿烂。许多游艇和海军的快艇围绕在我们周围。岸上则是聚集着的黑压压的民众，全都是跑来观看来访的英国舰队的。其中就有亨利王子。他正和沃伦德将军相互挥帽致敬。而他的白色游艇此刻正伴随在我们身边。似乎是为了显示其良好的秩序和精湛的技术，所有英国军舰几乎同时抵达他们各自的泊位。

随后，我们全体与将军共进早餐。将军的餐厅非常宽敞，横跨船体左右两侧。里面镶嵌着桃木地板。他还有一间漂亮的客舱。里面陈列着优雅的白色家具和轻质的地毯。看上去就像一间女士的客厅。这两个房间通常仅供将军的私人幕僚们使用。但是他们通常宁愿待在自己的军官住舱里。至于将军本人，无论是办公室还是私人住舱，都非常宽敞。

早餐丰盛。而将军则忙于与我讨论随后的日程安排。11点钟，他将造访腓特烈大帝号战列舰。随后与亨利王子会面。关于我本人的安排，我要求在访问期间待在英王乔治五世号上，以方便他随叫随到。将军对此极为满意。他把原本安排给大使的一间客舱给了我。这是一个独立的房间，有完整的卧室、更衣室和盥洗室。不幸的是，我并未能享受太久。因为当晚英国大使登舰后，我就搬到了甲板下层的一个舱室里。那里空间还算宽敞，但是闷热不舒服。

在英国舰队访问基尔期间，我始终住在英王乔治五世号上。所以我有机会与英军官兵做广泛接触，观察他们。

除了大使本人以外，这艘船上的客人还包括大使的儿子和沃伦德将军的侄子——年轻的厄斯金勋爵。11点钟之前，我们全体登上将军的“驳船”。那是一艘舒适宽敞的蒸汽动力交通艇，前往公海舰队旗舰腓特烈大帝号。此时，英格诺尔上将率领基尔港内的所有德国海军将领和舰长们，在该舰上等候沃伦德将军的到来。德国军官们采取了一种冷静和有所保留的态度。英国人的表现多少也有些类似。所以，虽然表面上双方礼数周到，但是仍可观察到两国之间紧张的政治关系。

但是在接下来的庆祝活动中，我再未观察到此种现象。两国的年轻军官

之间很快就建立了友谊。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在餐厅里，年轻的英国军官们很快就与德国人熟悉起来，并且与德国女士们调情嬉戏。我们的一些已婚的海军军官们，还邀请英国军官到家里吃饭，使他们能享受到一个小时的家庭生活气氛。政府为此次庆祝活动分发了大量的免费火车票。很多人都借此机会出门旅行。

每天都有数百人结伴前往柏林和汉堡，以至于留在基尔港的人减少大半。

离开腓特烈大帝号之后，我们全体前往皇家城堡，在那里受到了亨利王子（译注：皇帝威廉二世的幼弟，时任德国海军监察长）及其全家的接见。双方用英语做了亲密交谈。我也参与其中。亨利王子尤其对我在英王乔治五世号上的情况感兴趣。所有来宾都对王子殿下的友善留下了深刻印象。

离开皇家城堡后，我们就返回军舰上。当登上英王乔治五世号甲板时，两位海军武官已在此恭候。他们是英国驻柏林海军武官亨德森上校和德国驻伦敦海军武官冯·穆勒中校。后者特地从伦敦赶回来。他把我拽到一边跟我说：“要小心英国人。战争不可避免。而他们正在磨刀霍霍。这次访问纯粹是来刺探我们，想搞清楚我们的备战情况。无论如何，决不能透露关于我们的潜艇的情况。”

这番话完全证实了我的想法，但还是令我深感吃惊。情况竟然严重到如此地步。在此后的整个访问期间，我都牢记穆勒的忠告。

日后的形势发展证明，穆勒是正确的。甚至早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前，他已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在这方面，德国驻伦敦大使利奇诺夫斯基亲王就比穆勒要大为逊色。

我们只在军舰上待了一小会儿。因为亨利王子马上就要做礼节性回访。很快，他的身影就出现在了海军基地。

当天下午，我和巴克斯通上尉陪伴着沃伦德将军到处参观游览。我们首先去了游艇俱乐部。在那里，沃伦德将军与他的老友萨诺少将久别重逢。他们两人多年前都在远东服役，并结下友谊。整整一个小时，他们共同回忆着昔日共事时的好时光。而我们在一旁喝着香槟作陪。接着，我们又同海军波罗的海基地司令科佩尔上将一起饮茶。然后，科佩尔上将陪同我们一行，前往海军学院前门外的网球场观看比赛。那里正在举办“皇帝杯”网球锦标赛。

当我们终于回到军舰上时，我发现英国驻德大使戈岑爵士已经到了，并入住了我先前住进的那个舒适的房间。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逐渐认识到，戈岑爵士是一位诙谐且友善的人。

他出身于莱比锡的一个出版商家庭，身上的德国渊源要比英国渊源更多。所以他总是对我们这些德国人满怀情谊。

在与大使做短暂交谈之后，我们全体陪同亨利王子前往餐厅。这是正式宴会。所有人皆身着礼服。除了在基尔港的将军们以外，他们的夫人们也受邀出席。此外还有几位霍尔斯泰因本地的贵族。我们被安排在那间装饰着白色家具的房间里，围着八张小桌子吃饭。期间还有乐队伴奏，交替演奏英德两国乐曲。宴会气氛愉快。接近8点钟时，我们再次登上沃伦德将军的“驳船”，前往亨利王子居住的皇家城堡。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们还会多次拜访这里。

直至10点以后，我们才返回到军舰上。在斯陶福德中校和巴克斯通上尉的带领下，我走到了自己的新房间。在那里，我又结识了几位船上的军官。我们聚在一起，喝着威士忌加苏打，度过了一段漫长而愉快的时间。英国军舰上总是为军官们安排两个宽敞的大房间。一个用作餐厅。另一个则是休息室。军官们可以坐在里面的沙发上打牌、下棋和吸烟。在英王乔治五世号战列舰上，这两个房间都被布置得非常舒适。

接下来就是24日的行程，已经安排妥当：上午10点，拜访帝国海军国务秘书；下午1点30分，皇帝陛下的游艇霍亨佐伦号将抵达基尔。一旦游艇下锚停泊，英国舰队司令部所有成员和各舰舰长将集体前往拜访。晚上7点30分，与英国领事共进晚餐。

第二天上午，我和凯尔哈恩上尉陪同沃伦德中将和古德诺夫准将，前往腓特烈·卡尔号战列舰。帝国海军国务秘书提尔斐茨上将已经在这艘战舰的桅杆上升起了自己的将旗。他在舷梯处迎接我们，然后把我们领进他的舱室。他和两位英军指挥官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而我们这些年轻军官坐在另外一张桌子旁。相互之间的交谈只使用英语。提尔斐茨上将的英语显然非常流利。沃伦德中将和古德诺夫准将向提尔斐茨上将转达了他在英国海军中的一些朋友的问候。随后，提尔斐茨上将开始谈论德国海军的发展状况。期间，频繁响起香槟酒的碰杯声。我们待了一个半小时，才回到英王乔治五世号上，然后

就要准备迎接霍亨佐伦号了。在停泊在基尔期间，英国水兵们显然没有多少日常勤务。他们只需要保持舰船清洁即可。此刻，所有的油漆脱落现象都已得到修补；甲板也被擦洗干净；接受检阅时水兵在船舷边所站立的位置，也已经用细线标出。

霍亨佐伦号游艇准时通过了霍尔特瑙闸门。这标志着基尔运河的拓宽工程结束，正式对公众开放。当然，如果想让战列舰通过运河的话，还有一些额外的疏浚工作需要进行。这些工作目前正在全力以赴进行中。直至7月30日，凯瑟琳号成为第一艘通过运河的无畏级战列舰，正好赶上了开战时间。所以，当舰队于7月底从挪威返航后，英格诺尔上将就可以在威廉港和基尔港两个基地之间调配部队了。尽管拓宽后的运河允许战列舰通行，但前提是，它们在穿越运河前必须清空燃料舱，以减少吃水深度。运河完工之日，就是战争爆发之时。这是我在1911年做出的预言，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我始终坚信，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迟早会导致战争，所以打造一支舰队就意味着必定会在战争中使用它。早在1911年，我就曾对一群汉堡的商人们说过，一旦我们拥有一支公海舰队，就应与英国尽快开战。这支舰队应以两个战列舰中队为核心，辅以战列巡洋舰、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此外还需要大量的潜艇、海岸防御设施。其中赫尔戈兰岛的防御措施应受到特别重视。到1914年8月1日，基尔运河已经准备就绪。其他的各项备战措施也在进行中。而我所预言的战争已经开始了。汉堡的一位商人曾提及我那具有惊人准确性的预言。我必须承认，当战争爆发时，我的状态并非理想，直至1915年春天才最终令我自己满意。

6月24日，当霍亨佐伦号游艇通过霍尔特瑙闸门时，所有船只鸣放礼炮。一些飞艇环绕在游艇上空。不幸的是，其中一艘飞艇坠毁。指挥官施罗特上尉死亡。

霍亨佐伦号快速从我们身旁通过。皇帝陛下站在游艇的舰桥上。当他看到沃伦德中将时，立即向他挥手致意。身着红色制服的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官兵在舰尾甲板上鸣放礼炮。当皇帝陛下的游艇通过每一艘船时，这艘船上总会响起三次欢呼声。无论是军舰上还是游艇上，人们相互挥动帽子，欢呼雀跃。这幅景象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从未忘记。